H. H. MU CHINESE LIBRARY

#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三十一

歸安茅坤順甫著

## 雜著

### 島人傳

海上有兩漁人者故浮筏漁海上一日飄風至筏亡維流數日夜不知所之已而沿潮入他島中島外多蕭葦槿艾篁蘿蓊翳蒙複不可入而兩漁人者亦迷其處又疑多蛇虺含沙之孽而不敢復求入也頃之中忽聞呼嘯聲疑人然遂相挽緣蜓而上島上人望見稍稍來漆面椎髻羸而羣故無所

爲繒帛帶舃冠裳治化之俗並編櫻栗桐棫及他所不名樹葉以爲衣衆覩兩漁人所衣繒帛衣前曳裾視之若眩異狀而兩漁人者大驚前欲爲禮謁衆竟不爲禮謁而特人人手捲而鼻嗅者再携兩漁人入盤谷中穴土而處牡牝鹿豕相雜斷斷如也亦無火飪之食黄髮者傴而箕踞前坐少者壯者出而採拾諸菓實以獻因徧過他穴亦如之如是者累日無間左右爲兩漁人甚驩而兩漁人者初不辯音聲欲畫地爲字以通肯意衆又顧笑殊無解者兩漁人竟亦驩遇之猶啞者之設賓主

也久之兩漁人辭去復治筏泝潮而出旣返至海上而無復能指示島處矣予友人栗子嘗從尚書霍兀崖遊云所得於兩漁人者如此霍尚書廣東南海人也歸安茅坤抱策遊縉紳大夫者十年矣性故朴野澹蕩好慢易人縉紳大夫非久與之處覽其情素往往疑而寃之而其中故無他腸與人無論親疏新故油油然若生平交亦未嘗背指人過聞有聞亦酸惻低徊不欲竟聞之故苟與之久又未嘗不深交綿恩也以是友朋間往往呼爲嬰兒茅子以是深有感於所聞島上人之事頗與巳

同旨願棄去人間從之遊而恨兩漁人者已忘其津處不能從廼述而贊之曰　予聞近海多犀象翡翠玳瑁珠璣蠃蛤之利人多入海求之至相攫獵雖死不悔而島上人獨鹿視而穴處若無心志耳目口鼻之欲然何哉豈非其波澤爲國聲教不通之幸與昔陶處士自贊其道以爲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嗚呼若島人者近之矣近之矣

三盆先生傳

三盆先生者不詳其氏系或曰漢時人生而文穎劒顧碓齒垂耳眼中時時煙霧起世不知相者遇

之亦卜曰山澤之癯也家甚貧無三畝之宮儋石之儲以自將澹如也少好著文章尤篤辭賦自屈原宋玉景差賈誼司馬相如以下數摹擬之無不得其似已而棄去獨好學窺覽百氏之書家有先世所貯書又聞士大夫間藏書者稍有異種不遠千里紹介購之士大夫好事者聞輒嘆賞美異苟有他種雖千里外亦時時爭寄貽也故六藝以下自天文地孜山經海圖浮屠老氏稗官方技陰陽卜筮湯盤孔鼎岐陽嶧山科斗漆書籀篆分隸之流無不洽聞客或載魏安釐王墓中所發竹簡書

三十車指難之次答如響古之博物若倚相左丘明劉向父子數君子者不能過也又攷國家與王以來中外治亂之略列侯丞相御史大夫司農宗正少府水衡百執事名氏世次忠孝邪正之跡嘗私倣班掾爲百官表藏于家其所撰次得失頗合於大道然中多論刺譏訕當世故秘不出是時四海之縉紳先生與丘壑慕古之士莫不願因門下定交以籍聲望焉又喜任幅尺自裁不共世浮湛人或以勢位之意屈抑之不能也間急與之期雖死不易也獨性峭直數面刺人過衆或難恐唯

蜀嚴君平好之兩人爲深交云嘗過君平卜肆君
平爲鈎簾次坐論交謂曰吾嘗聞仲尼云友直友
諒友多聞益矣古之道殆不易見者君豈其人耶
於是呼之曰三益先生后仕顯不終南徙至河上
河上丈人聞而贊之曰世之人嘗稱首陽爲拙柱
下爲工豈不以大道逶迤若龍蛇然後能容耶先
生硜硜然守詩書仁義之旨欲與金石四時爭尺
寸之能難矣雖然傳不云乎世有楊子雲安知其
不好也先生遯跡以俟焉

賀朱司空啓

恭惟我公弱冠登文石之墀茂才擅承明之譽出
宰婺邑吏民碑德政者永甘棠之思入補西曹中
外頌讞獄者兼經術之飾巳而養痾泉石望溢薦
紳初徙祠官而藻雅飛何異季眞之爲禮部再推
督學而士習振無媿常袞之在閩州歷藩臬而所
至聲稱領節鉞而矯然開鎮貳司空一載　先
帝嘉播和見士之勤贊太宰三年朝著奕引賢屛
墨之績巳而河堤決齧出我公於宣房瓠子悲歌
矢成功於濟上賁日以久勞目以多遂以尚書八
座之官再兼青宮少保之秩及還京邑兩建山陵

非獨長秋郤中使無名之侵牟抑且國家省少府不貲之靡費頃者積勞九載殊最百僚由筮仕及今已逾四紀按威名所著聿振三朝於國家足稱典刑之臣在儒林寔爲耆蔡之望此四海士人之所拭目以覩而我中丘故知之所彈冠欲狂者也

聖天子行且　賜之璽書旌之勳級上以殊桂石之號下以竦臣工之瞻敢附鳳鳴聊申雀躍

上余相公啓

伏惟相公擢自巍科文章之名金北斗官超學士

勳業之盛冠中朝頃者拜麻以來台垣動色顧老馬之伏櫪無繇望天駟而長鳴孤鶩之繼樊不能攀威鳳而颺翅耳豈謂有壻曰董道醇有兒曰茅國縉抱藝而試遽叨門下之僉收投牒以前忽荷帷中之俱錄朝野方切拔十獲五之慶而褭饗獨兼得隴望蜀之私矣天高地厚日照月臨平津開閣鄭杖鱗次而侍承明忠宣柄文崔韓羽儀而名當世相公之推轂若轉圜而鄙人之嚮風願刎頸也倘兩生長侍於絳紗則百年無忘於白首矣茲特遣使函書以獻無任感戴瞻望之至

# 刻檀孟批點引

姚海屋攜所刻摘錄檀弓孟子批點者示予予讀一過題之曰檀弓之言雋以約譬則引冽泉而出飛巖洞壑也然特掐其句與字以爲工者也言之工文之衰也廼若孟氏深於道其爲言也閎以辯譬則進之而江淮而河海矣眉山公不得於其道顧以爲或不離乎戰國諸子者之習而第以文賞之嗟乎孟子者文云乎哉然則海屋子之刻而傳之也何以曰學書者第授之古盤盂諸法如是云爾苟得其解則庖犧氏畫而奇畫而耦僉天地之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又何有於李斯篆隷以下之點綴淋漓乎哉

刻史記鈔引

予少好讀史記數見縉紳學士摹畫史記爲文辭往往專求之句字音響之間而不得其解譬之寫像者特於鬚眉顴頰耳目口鼻貌之外見者耳而其中之神所當怒而裂眦喜而解頤悲而疾首思而撫膺孝子慈孫之所睹而潸然涕洟騷人墨士之所憑而淒然吊且賦者或耗焉未之及也予獨疑而求之求之而不得數手其書而鐫注之三四

過巳而移官南省時予頗喜自得其解稍稍詮次
輙爲好事者所攜去遂失故本頃罷官歸復以督
訓兒輩爲文辭其所鐫注者如此予按太史公所
爲史記百三十篇除世所傳褚先生別補十一篇
外其他帝王世系或多舛訛制度沿革或多遺佚
忠賢本末或多放失其所論大道而折衷於六藝
之至固不能盡如聖人之旨而要之指次古今出
入風騷譬之韓白提兵而戰河山之間當其壁壘
部曲旌旗鉦鼓左提右挈中權後勁起伏翺翔倏
忽變化若一夫舞劒於曲旃之上而無不如意者

西京以來千年絕調也即如班掾漢書嚴密過之而所當踈宕遒逸令人讀之杳然神遊於雲幢羽衣之間所可望而不可挹者予竊疑班掾猶不能登其堂而洞其竅也而況其下者乎唐以來獨韓昌黎爲文極力鑱畫不可不謂之同工也間按順宗皇帝實錄與秦始皇紀讀之負不相及抑可槩見其微矣予嘗夢共太史公抽書石室中面爲指畫夢中若解已而夢醒則亦了無一言於眉睫之間者予媿今所鐫引殆亦說夢之餘者耳楊子雲嘗謂顏子苦孔之卓嗟乎予於公欲求其苦之卓

也且不可得矣而敢他望乎予姑刻而存之齋中以俟後之好讀其書而能求其至者鈔凡若干卷接故本特什之七詳見凡例中故不贅

韓文公文鈔引

魏晉以後宋齊梁陳迄于隋唐之際孔子六藝之遺不絕如帶矣昌黎韓退之崛起德憲之間泝孟軻荀卿賈誼鼂錯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及班掾父子之旨而揣摩之於是時譽者半毀者半獨柳宗元李翺皇甫湜孟郊二三輩相與遊從深知而篤好之耳何則於舉世聾聵中而欲獨以黃鍾

大呂鏗鍧其間甚矣其難也又三百年而歐陽公脩蘇公軾輩相繼出始表章之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嗟乎隋唐之文其患在靡而弱而退之之出而振之固巳難矣迺若近代之文其患在勦而贗有志者苟欲出而振之而其爲力也不尤戞戞乎其難矣哉要之必本乎道而按古六藝者之遺斯之謂古作者之旨云爾予故於漢西京而下八代之衰不及一人也首揭昌黎韓文公愈録其表狀八首書啓狀四十四首序二十八首記傳十二首原論議十首辯解說頌雜著二十二首碑及墓誌

碣銘四十一首哀辭祭文行狀八首釐爲十六卷昌黎之奇於碑誌尤爲巉削予竊疑其於太史遷之旨或屬一間以其盛氣揖抉幅尺峻而韻折少也書記序辯解及他雜著公所獨倡門戶譬則達磨西來獨開禪宗矣

柳柳州文鈔引

昌黎韓退之崛起八代之衰又得柳柳州相爲羽翼故此唱彼和譬之噴嘯山谷一呼一應可謂盛已昌黎之文得諸古六藝及孟軻楊雄者爲多而柳州則閒出乎國語及左氏春秋諸家矣其深醇

渾雄或不如昌黎而其勁悍泬寥抑亦千年以來曠音也予故讀許京兆蕭翰林諸書似與司馬子長答任少卿書相上下欲爲掩卷歔欷者久之再覽鈷鉧潭諸記杳然神遊沅湘之上若將凌虛御風也巳奇矣哉予錄書啓三十五首序傳十七首記二十八首論議辯十四首說贊雜著十八首碑銘墓碣及誄表狀祭文十九首釐爲十二卷按柳州平淮雅與鐃歌及五七言詩什於諸家中尤擅所長予校而錄之者特文也故不及

歐陽文忠公文鈔引

西京以來獨稱太史公遷以其馳騁跌宕悲慨嗚咽而風神所注往往於點綴指次外獨得妙解譬之覽仙姬於瀟湘洞庭之上可望而不可近者累數百年而得韓昌黎然彼固别開門戶也又三百年而得歐陽子予覽其所序次當時將相學士大夫墓誌碑表與五代史所爲梁唐二紀及他名臣雜傳蓋與太史公略相上下者然歐陽子所與友人論文書絕不之及何也又如奏疏劄子當其善爲開陳分别利害一切感悟主上於漢可方鼂錯賈誼於唐可方魏徵陸贄宋仁廟嘗諭廷臣曰歐

陽脩何處得來殆亦由此序記書論雖多得之昌
黎而其姿態橫生別為韻折令人讀之一唱三歎
餘音不絕予所以獨愛其文妄謂世之文人學士
得太史公之逸者獨歐陽子一人而已而世之人
或予信或不予信又或訾其間不免俗調處嗟乎
抑誠有之太史公之傳仲尼弟子與循吏處抑豈
花與刺客同工哉觀之日月猶有抱珥可知之矣
予讀唐書及五代史別有錄今特錄其文集之行
世閒附唐書五代史小論而已而他遺者固多
也序
是章疏凡七十八首劄子并狀五十三首次

書啓二十二首次書二十五首次論三十六首次
序三十一首傳二首次記二十五首次神道碑銘
墓誌銘四十七首次墓表祭文行狀三十三首次
頌賦他雜著一十首釐三十二卷噫婭桂嘗以予
酷愛歐陽公敘事當不讓太史公遷且前曰歐陽
公撰五代史當時將相特並齷齪不足數況兵戈
之後禮崩樂壞故其文章所表見止此假令同太
史公抽石室之書傳次春秋戰國及先秦楚漢之
際豈特是而已哉譬之一人焉入天子圖書琬琰
之藏而陳周彝漢鼎犧樽雲罍以相博古一人焉

特入富人者之室所可指次者陶埴菽食而已予唯唯嗟乎世之欲覽歐陽子之全必合予他所批注唐書五代史而讀之斯得之矣

蘇文公文鈔引

蘇文公崛起蜀徼其學本申韓而其行文雜出於荀卿孟軻及戰國策諸家不敢遽謂得古六藝者之遺然其鑱畫之議幽悄之思博大之識奇崛之氣非近代儒生所及要之韓歐而下與諸名家相爲表裏及其二子繼響嘉祐之文西漢同風矣予讀之錄其書狀十四首論三十七首記四首說二

首引二首序一首釐爲十卷

蘇文忠公文鈔引

予少謂蘇子瞻之於文李白之於詩韓信之於兵天各縱之以神仙軼世之才而非世之間學所及者及詳覽其所上神宗皇帝及代張方平滕甫諫兵事等書又如論徐州京東盜賊事宜并西羌鬼章等劄子要之於漢賈誼唐陸贄不知其爲何如者朱晦菴嘗病其文不脫從橫氣習蓋特其少時沾沾自喜或不免耳入哲宗朝召爲兩制及謫海南以後殆古之曠達遊方之外者已然其以忠獲

罪卒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豈其才之罪哉予錄其制策二首上書七首劄子十三首狀十二首表啓二十六首與執政及友人書二十二首論五十首策二十五首序傳十首記二十六首碑六首銘贊頌十五首說賦祭文雜著十五首釐爲一十八卷

蘇文定公文鈔引

蘇文定公之文其鑱削之思或不如父雄傑之氣或不如兄然而冲和澹泊遒逸疏宕大者萬言小者千餘言譬之片帆截海澄波不揚而洲島之芬錯雲霞之蔽虧日星之閃爍魚龍之出沒並靡之

掌上而綽約不窮者巳西漢以來別調也其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尤爲卓犖予讀之錄其上皇帝書及劄子狀十九首與他執政書十首諸論及歷代古史名論七十二首策二十五首序引傳七首記十二首說贊辭賦祭文雜著十一首釐爲二十卷

曾文定公文鈔引

曾子固之才燄雖不如韓退之柳子厚歐陽永叔及蘇氏父子兄弟然其議論必本於六經而其鼓鑄翦裁必折衷之於古作者之旨朱晦菴嘗稱其文似劉向向之文於西京最爲爾雅此所謂可與

知者言難與俗人道也近年晉江王道思毘陵唐應德始亟稱之然學士間猶疑信者半而至於膾炙者罕矣予錄其疏劄狀六首書十四首序三十二首記傳二十四首論議雜著及表詞七首嗟乎曾之序記爲最而誌銘稍不及然於文苑中當如漢所稱古之三老祭酒是已學者不可不知

## 王文公文鈔引

王荊公湛深之識幽渺之思大較並本之古六藝之旨而於其中別自爲調鑱刻萬物鼓鑄羣情以成一家之言者也其尤最者上仁宗皇帝書與神

宗本朝百年無事諸劉子可謂王佐之才此所以於仁廟之鎮靜博大猶未能入而至於熙寧元豊之間契主上而固魚水之交譬則武丁之於傳說孔明之於昭烈不是過已惜也公之學問本之好古者多而其措注當時亦狃於泥古爲患況以矯拂之行而兼之以獨見以執拗之資而恣之以私臆所以呂章邢蔡以下紛紛附會熒惑天子流毒四海新法既壞并其文學知而好之者半而厭而訾之者亦半矣以予觀之荊公之雄不如韓逸不如歐飄宕疎爽不如蘇氏父子兄弟而匠心所注

意在言外神在象先如入幽林邃谷而杳然洞天恐亦古來所罕者乎每讀其碑誌墓銘及他書所指次世之名臣碩卿賢人志士一言之乎一字之奪並從神解中點綴風刺翩翩乎凌風之翮矣於史漢外別為三昧也乎首錄其上仁宗皇帝書一首次及劄子疏狀七首表啓三十六首與友人書三十五首序十二首記二十二首論原說解雜著二十五首碑狀墓誌銘表及祭文五十九首釐為一十六卷

題李朱[illegible]詩刻[illegible]

或云詩能窮人又云詩必窮而後工皆非也風騷以來材各天授彼所稱窮者特以之羇人寡婦遷臣逐客或能發爲幽眇凄泊之音以道其心之所至者耳詩豈必皆窮乎哉予讀友人李珠山公所爲閩中西湖諸什固不爲古人劉刻湛深之思亦絕不爲今人驕淫靡曼之辭其所當巖壑之勝雲煙之佳數與世之王公貴游名緇墨客浮沉倡和其間匠心所嚮鼓鑄不煩往往能以超逸之材清婉之藻夷曠之思清冽之響數與唐諸名家相爲翺翔大者孟浩然小者秦系不過也人或謂公貧

杖頭錢數當之絕郎所從遊賓客過之抑且櫟釜矣以予觀之公之志未嘗不翩翩自適也又烏在其爲以窮而工其子進士志學以予知公深屬予題之首簡予輒題而歸之者如此

題錯龍池圖册

天聖禪寺之廢也舊矣頹垣敗壁崩沙委蘚而爲兒童之所薪牛羊之所牧者什之九獨殿宇尚黯然故址也噫亦免矣間攷之蓋蘇元學士趙文敏公嘗於左右壁繪爲山水圖頗極瀟湘瀯宕之趣又別有竹數十莖或曰管夫人爲之郡二千石及

他縉紳先生之擁傳而過者往往即而宴賞焉而賓客遊從騷人墨子又從臾之不置故僧窘且散而於今猶能以亡爲存者茲圖之力也予諸生時猶及聞長老云殿之後故有古檜怪若蚪文敏公雅好之摹爲圖系之以詩字其堂曰古檜堂已而堂與圖並沒而殿之西別有池一區或曰殿左右柱舊嘗刻木爲龍復盤其上一日龍下飲老僧卓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文敏公間爲錯龍盤記碑其事久之一夕暴雷雨龍飛去萬曆改元金谿張公司理來嘗同郡太守栗公以其暇出

遊覽其圖畫吊其遺事輒低回久之說郡太守而
下閭謀割俸併括罰贖若干金稍稍葺又於左右
圖玗其鈌塞其圯劖其蝸蘚之駁蝕而繚以曲闌
公之心抑勤矣然聞公猶引睇不已以錯龍碑廢
無可睹記而池之蹤特莽遺也文敏公沒且三百
年而當時之流風遺韻似不忍無傳者時則僧抱
公所爲廢池圖幷其題請予白華樓中予覽而系
之曰隋唐以來浮屠之宮滿天下即如予湖蕪廢
者不可勝數而區區天聖獨得托故文敏公繪事
與其遺文以至於今公又適與之異世而同調焉

迺爲絫微而曲存之者若此嗚呼干將之氣薄牛斗世頗奇晉尚書令張華夜望而叫號迺遣豐城令走數千里出之豣狴之間公亦奇矣哉予題而歸之特解囊中錢令僧甃池以石於以俟後之慕公之奇而追跡之者

## 陸蕭山舉業刻引

今之舉子業宋熙寧以來經義遺意也世代日以移而文章之調亦日以變以至於今或謂舉子業非古之鄉舉里選者之法恐不足以得豪傑予竊不然特存夫上之有司與下之爲士者何如耳今

之士大較益且勤暮竊以希一日者之進耳有司之所操尺幅以求天下之士又多影相襲而踵相贋耳傳不云乎文以載道又曰其辭文其旨遠第使爲舉子業者能不詭於道以各言其心之所至而其辭與旨特文且遠焉而爲有司者或又稍能瞥眼而注視之譬之金之在砂玉之在璞也天下之豪傑豈不輩出於其間而又何必古之士簋窪樽者之法而後食且飲邪予嘗謂舉子業只論眞與假而今之有司與士亦特辨以此耳頃過蕭山令陸君適帷中諸弟子出君平生所爲舉子業示

予因請予一言系之首予覽睹之饒去塵言一本乎心之所至且按題構意由意鑄詞掐句抉字象在言外盎然若崖之裂而泉之出也翩然若舉霓裳之曲奏之瀟湘洞庭七十二峯之深而以之戛金石鳴匏竹也絕去嚮之所旦勦而暮竊者之患不敢遽謂不詭於聖人之道而其辭文其旨遠者之槩庶幾殆近之矣予入縣縣之吏民頌君之政不置口然則君之舉子業豈即予眞而文以飾吏歟抑亦世之豪傑之士而以之翹然魁壘出乎其間者歟予題以復諸生且樂今之士與有司固當

求之以此而不以彼也

題秋水編

茲編也兒緝葺所舉諸友校文於其堂擇其雋而錄之者也而編以秋水名蓋言神解也天地間惟水爲鑒萬物然惟秋水則當游氣既息其流尤別江漢河海之大者不暇遠引即如溪澗沼沚之間予嘗攜騷人墨客與之臨流濯纓其間相與對明月引疎星披顥露搴芳杜其髮固可數而氣固可餐未嘗不令人神隨洞簫而薄太清者諸君子材各天授不無異同而諸君子所自喜處亦不無或

至與不至要之不落言詮不入俗調僉以神解爲家譬則語禪者均以彼岸爲宗也已覽者自得之然杜甫不云乎秋水爲神玉爲骨茲編於秋水之爲神處大較所得已什之九而於杜甫所稱玉爲骨處倘稍再注心焉可與日月俱遠矣

## 顧進士刻稿題辭

予甥顧進士愼卿少負雋才頗自喜已而數困於有司然亦輒自疑囊其所著文請之予予讀而曰嘻愼卿抑嘗知古之所以歌美人者乎其言曰秋水爲神玉爲骨世之業舉子者僉兢兢焉粉黛脂

澤珊瑚翡翠之飾以自媚於有司而不知所以反之神與骨之間以求其至飾也者即孟氏所謂義襲於外也襲則倖而得之者什之七然亦或以不幸而困者什之三迺若反之神與骨而求其至即孟氏所謂集義所生也其始也若恥不可即其繼也則犁然而引其卒也則醫家所稱飲上池之水而見垣一方將不特搦髓揲荒爪幕浣腸而已者此則神與骨之獨得其解譬則洛神江妃鳴珮而過無患乎有司之遇不遇也已先輩嘗稱二業合一言德業與舉業無二致也世或迂且怪視之而

予竊謂將家子言治兵亦先治心於此亦無以異者已而愼卿解願去燬故稿閉門久之廼陳故所藏六藝及百家之深者伏而讀之曰此或吾舅氏宗旨矣晝且餐而夕且夢焉又二年以貲補太學生舉順天鄉試第四人又明年成進士其弟尚卿裒其生平稿而梓之以行且指而曰某某題伯兄氏所故嘗自喜然不能一不自疑而卒以燬之者之遺也某某題伯兄所旣請於舅氏廼獲聞神與骨者之說而稍稍溉於心以之獨求其至者也其然邪否邪嗟乎愼卿已脫穎而出而予無謬矣姑題

而歸之第恐世之士大都亟於有司者之遇猶不能不以慎卿始所自喜者沾沾以喜而且疑予於所云以爲謬也

題方朔蟠桃圖

嗟乎聞君一竊灸於漢天子之側胡爲再竊桃於西王母之庭爲德似穢善謔不經不知之者呼之爲滑稽之雄知之者呼之爲歲星之精予將乘元氣兮遊太清東訪君兮赤城君其遺我一顆兮共爾弄丸而習長生

題魁星圖

太乙之精文昌之靈方朔得之而待詔金馬相如得之而獻賦承明于抑嘗挾君以排閶闔歷天庭人或呼之爲謫仙而君卒不爲之借盼也不及以文章侍從　明天子之庭今其衰遲矣獲睹丹青于紫霄兮薄太清于也撫佩劒兮顧青萍若將與君徘徊於斗牛之墟兩相望兮難爲情

少司寇吉陽先生像贊

嗚呼先生之學覺以圓先生之行靜以專先生之貌望之者如名山如大川先生之襟抱之者如穆風如醴泉其出而與中朝公卿大夫遊也冠冕珮

玉而珊然乎其閒當與漢之石渠諸儒相後先其
退而與州里之士海內之同志者相師友也則又
寄訂心印妙悟言詮數令釋膠而解凍彷彿乎鵝
湖白鹿之編嗚呼百世之下學者過其祠而揖其
像或投之吊草而陳俎豆也猶當立懦而興頑

僉前江翁像贊

漢三老之號長者之稱不知者特呼之爲山澤之
癯知之者占之爲少微之星百年之下里社之間
過其祠而伏謁之者猶足以肅冠裳而儼音聲吾
題其像與桐之山桐之水兮同留名

欒城簿宗弟赤水公像贊

鐸爲冠兮草爲席臥煙霞兮嬉翰墨抑嘗托民社兮挂簪紱然而官不過再命祿不滿百石卒之非其好兮數䑛麴蘖而陳賓客翩翩然逃虛而凌風兮庶幾乎山澤者之逸噫玆人也豈古所謂懶折腰數投轄緇而不以緇涅而不以涅者歟

堪輿者吳君像贊

瞭其眸皎焉若水之澄望其氣翩焉若霞之蒸聽其議則又瀑之飛而泉之沸而鏗鏘乎其聲于嘗携之指畫山川若降若登若縱若横伊斯人也豈

鬼谷之流裔而江湖之客星者歟

## 黄貞父近刻寓庸集題辭

黄君貞父少以雋才雄視諸州郡間而見縉數兄事之頃之縉且第而君獨絀於有司近刻所爲四書義若干什移書告予曰公故嘗厭予文好摹畫莊周者之言或宕以詭故數擯之有司今且刊落殆盡矣故自題之曰寓庸庸常也寓者客遊之而非我有也乞一言以弁之首予手而讀之竊歎君之文其言雖質而其旨則已近於玄且解外雖似蕳若緘而不欲盡而其中藏頴鍔令人目眩神掉

而不敢嚮邇譬則古之琴氏不特陽春白雪甚且爲崩山爲裂崖而凄風驟雨之至豈所謂其曲彌高而和者彌寡已乎予再覆之竊疑莊生嘗憤世之以莛爲楹以厲爲西施故其自言曰寓庸君無適憤世之不知也而亦以之自名因以之自喜與不然豈君近所鑱去者特莊周眉睫之外見者耳而中固有深入其肌理胥腠之間而不自知與又不然或謂宋蘇氏兄弟其才固天縱而其文則往往盜莊周之恍惘恣肆而馳驟不羈特滑稽之最而世固未之知與聞蘇氏兄弟閒嘗囊文隨父洵

過京師而歐陽永叔輒奇之呼爲國士於是名擅海以內君殆爲莊周之深而上下蘇氏兄弟者與予知世固有歐陽子者出而奇君而君且以名擅天下也

## 題范光甫所刻舉業引

國家設科僉按經術以收召天下之士而舉子業則大較約六藝之旨而成文者也近年來雋茂之材往往各務炫奇鈎異甚且剽蒙莊以下及戰國遊俠百家異同之言以相矜詡其於道也日以軋予故每爲絫欲太息而竊疑隋唐以詩什取士猶

之今　國家之經術也開元天寶迄大曆而降三變而西崑之體出矣亦其勢然也嘉禾范光甫少以茂材名閭閈子縉兒輩爲文社片楮所落人士輒嘖嘖不置口子聞亦許之而曰文之覩不加圓矩不加方卽曩所刻秋水編是也當是時世或聞之而信者半疑者半未幾縉且拾君之餘以徼進士第矣而君獨纍然垂翅來歸嗟乎士之遇不遇固各有時邪須復抱所爲文數十篇過草堂子覽諸之其認題也益入骨理深以精其所泳情而鼓舞之也益鬯風神逾以宕其所入於解而脫去

繁蕪也灑灑而成編所謂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者

予爲數數語弁之首而告之曰幸君益自信抱荆山之璞者三刖足而楚人始知爲連城之貴君之刖也再矣予固知楚王行且擇良日齋太廟不靳萬鎰之價以購君無俟予之復爲箋欷而太息也

題吳兩生草

吳兩生予同年吳小陵太守公之孫曰繩祖曰繼祖而能益以文雄州里闇者也乙酉鄉試既下第不勝飲鬱鳴咽輒發篋中草而梓之者如此予覽之大較益雋偉不羣而異日固當擬一第如持左

劵者然而予之心則願兩生金韜其光而深湛其氣以要之於道兩生年猶少予所及見其進而未見其止者其路尚遠奚爲乎沾沾自喜又奚爲乎鏗鏗自鳴而遂如古之抱璞者且刖且泣而欷歔低徊之不自已也

題王少尹所藏贈遺詩什冊後

右冊所載予邑少尹王三坡公所當鴻臚時中朝諸縉紳先生所共公連轡而馳結駟而遊於以宴酣觴詠而贈遺之者一日抱之過予曰士之志各有適不適予從宦鴻臚當其鵷入唱籌執戟傳

警　天子視朝夾陛前侍斯時也明星在天庭燎百千侯王將相及百執事之搢貂被璫垂魚綰袋輿夫四夷八蠻雕題文髮卉服鳥言之衆魚貫而入鱗次而列嵩呼舞蹈之間少不法于同殿中侍御史輒得引漢儀而糾劾之何其肅也間侍經筵亘公論道三孤副之翰林宮坊東觀石渠于獲從官後或及叩首容與其間何其榮也已而退朝間獲從諸尚書郎含香視草之暇及他休沐出遊者往往經過亙孫帝女列侯中官下及繁華公子釋老名區第宅園林之侈輿之藉草而飲流水而

觴一歌一詠唱酬若響何其歡且樂也今且出從縣大夫後俯伏恣睢囁嚅脂韋進則奔走於郡二千石及監司上官者之庭若囚隸然退則循牆而走蒲伏渰澳不敢出聲氣官廨之門可羅爵甚且空若懸磬而爨馬矢以朝夕也嗟乎子今譬之勸翮之鳥矣此所以數從退食暇出篋中所貯諸卿大夫贈遺之什而吟且哦之不能不俯仰今昔縈欷而太息也子大夫得無爲我品而識之以附巽日者淵明賦歸之後已乎子三覆輒低徊久之歎曰士大夫得志則雲翔而天飛不得志則蠖屈而

螾泥時也尼父之爲乘田展禽之官士師大較郎君簿書衣帶間耳予間按漢禰衡之困於鼓吏也當其短衣囚首按節而擊恬不厭耻殆莊生所稱呼馬牛而應之以馬牛耳况君今日所服官其祿雖薄程伯子所稱一命之士於民物猶必有濟也君覽諸公卿所唱酬諸什東方曼倩不云乎彼一時也此亦好鳥者過耳之音而已又何必感慨奮褎其間哉公囅然而笑曰唯唯遂書以歸之

冠里一家言題辭

予少受尚書來膳部菲泉先生所其子獻策項遣

使由族中諸文學所刻四書義一編名之曰冠里
一家言請予言弁諸首予竊感菲泉先生世家冠
山下少負不羈之材而所師事者董中峯公玘故
能以文冠當世大較以六經周禮爲案而其剖析
義理則細之入繭絲牛毫馳騁百家而波蕩其間
大者吸風雷撼日星裂河山譬則黃河之由龍門
伏底柱引百川而注之海玆又所以本朱考亭氏
淵源之深而折衷其至非今之高才生所得而擬
議之者故鄉會試並第二而間按墨卷其所爲經
書義固稱卓犖不羣然猶鶩聲格揮斧斤不免蹊

徑論策表判則上下古今經緯風藻于竊謂 本
朝二百年來所絕無者今來氏諸文學雖不敢遽
謂盡得其家學所嚮然亦翩翩矣其所拔題抽思
續辭鼓調大都宗先生之旨而出而與世之耳目
相聲色者間聞諺云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漢韋賢
以詩起家而玄成和之已而歷數百年迄孝寬及
唐應物不衰杜延年以經術起家而欽業輩從而
和之亦歷數百年迄當陽至唐少陵牧之輩亦相
繼不衰無他源深者流長故也予故知來氏科第
且世世不乏矣冠山云乎哉按名氏凡七人曰拱

曰者即菲泉先生孫也予稍稍前系之以問不知能讀大父書否

讀曾襄愍公復河套議題辭

按漢始所分封諸侯王過制大中大夫賈誼言之已而御史大夫鼂錯又建疏以爲諸侯王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及吳楚反而吳借錯之言以檄膠西諸侯王輩共爲兵端而竇嬰以故嘗與錯爭廟垣有隙及景帝詔嬰將三十六將軍兵以討吳楚而嬰知盎與錯故不善輒奏起家從中譏之且謂獨斬錯發使

赦吳楚七國兵可毋血刃而罷鄧僕射不云乎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錯患諸侯王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而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名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太息而深恨之嗟乎予讀史記至此未嘗不廢書而歎以之欷歔流涕也豈謂先臣曾司馬公銑當其總督陝西時所上復河套疏蓋痛國家不當棄東勝守榆林而遺北虜以河套千里膏腴之地弘治以來虜且屯牧其中據爲巢穴而出套

賊寇宣大三關入套則寇延寧甘固故不勝憤咽其所建言大較上倣漢衛青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爲固下倣唐張仁愿取地河北築三受降城以困突厥故事誠鄧僕射所悲錯爲國家建萬世之利者當是時　世宗肅皇帝抑巳開襟而納之矣及覽前後所上諸疏其所選將厲兵餽餉秣馬及請宣大總督共爲犄角春蒐秋狩三年之間虜必内怖不敢南牧即如虜恩報復其所規畫措置種種次第公非寡謀而輕發者也豈謂貴溪分宜内相踞趾田竇啓釁廷臣觀望

肅皇帝屢詔集議持而不决適有星變而分宜且
合內豎熒惑左右竇嬰所嗾爰盍飛語以刼主上
者公與貴溪並坐誣同啓奏以忠受戮矣嗟乎公
豈誣同者哉聞公巡撫山東時予同年永嘉王德
爲東昌府推官王亦慷慨多大畧者也每與予指
次公之籌畫河套本末數怒髮裂眥而中夜不寢
蓋嘉靖十九年也嗟乎是時貴溪方家食又二年
貴溪始及再召而公所建疏上當　帝心矣當是
時中外士無不𠬝入指公爲壯猷而倚席以待之
者而謂其三關入哉又九年俺達犯京師未幾俺

達且內亂因而款關質子乞封大略十餘年來虜
特以市馬爲利而虜之情事及其技量亦可槪見
矣然則公嚮所欲北逐虜帳以河爲守豈非語所
謂虜在吾目者耶嗚呼鼂錯没而漢猶得主父偃
採錯遺謀以弱諸侯王故梁分爲六齊分爲七趙
分爲五淮南分爲三而漢遂世無尾大不掉之患
公之没而我國家塞垣第倚馬市刁斗不設烽燧
不聞而公所當年購募權鋒力鬭之士壯者老老
者死即如他所續爲生聚者抑且散而樵採矣嗟
乎宋藝祖嘗欲舉兵契丹以取幽燕十六州而趙

中令寢之而宋困契丹者垂二百年予於此讀公
疏不能不為發憤而飲泣流涕云

## 跋舜原先生詩選後

予釋褐時乘軺入滁及鳳陽過舜原楊先生所從
南臺擁傳巡江淮其所採風弔古諸什大略徧州
邑郵舍間蓋有才敏而情逸風流不羣者若此及
覽楊太史升菴所為序大較奇其才吏供札揮翰
如流而中或稍厭其所不凝思不停綴處嗟乎詩
言志抑豈必如世之鑱心刻腎以為工哉詩三百
篇中多田野里巷婦人女子之言而仲尼採而錄

之以其能各言夫心之所至而觸而成聲故也由此觀之杜甫所言語不驚人死不休豈其詩之至者哉虞坡司馬總督遼薊時于比提戈河魏而見縉之令濟上也又辱從吏少司馬某公幕下蓋附世講之誼者再矣于故於其所梓而傳之者敬附一言於其末世必有知于言之非阿私所好而爲之者

## 題任侯會試卷及他藁引

任侯之令我歸安也有古單父中牟之遺焉頃之姪桂刻侯所爲會試卷併他藁若干什于手而讀

之其思深其神遠其治情鑄辭婉以麗而中所別爲風調則又若淩波之妃或翺或翔乍湛乍浮疑其可望而不可狎者大較語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非世之經生所得而揣摩而闖其藩籬者予嘗私怪記曾論者畫次顏淵閔子騫以下不當岐德行政事及文學諸科而分裂之聞者半信半不信予今於侯所著之什三爲諷誦而淫佚之於以叅之侯抱琴所所嚮處均之可謂白雪陽春之曲而同工者已

蔡虛臺制藕題辭

余諸生時間嘗私謂舉子業我　國家倣宋罷詩賦而按古明經者之遺然　嘉靖以還往往破觚爲圜而折衷於六藉者寡矣於是稍稍鑱心刻腎以求其至及第進士後睹海内高才生兢爲釣奇炫詭以相矜詡至於今日濫觴焉而不之止頃謁臬臺肖兼蔡公于湖上得讀其子吏部君所刻舉業一編肖兼公固一代文匠而吏部君淵源邃深聲名鵲起海宇奕奕隆矣余既耄且衰不足以洞君骨理者之深以一言爲君重然余手而三覆之大較務湛深之思研名理運風格鑄辭棄却粉黛

繩繩然匠心所到相爲醞釀而其旨趣又多本之韓昌黎蘇子瞻諸君子以馳驟而跌宕其間者非世所稱標市而攫之金者爲也嗟乎此於其際微矣哉異日秉文槧以造天下士當必使奇詭之輩相與模楷以挽回世之文運者不知世之高才生其能諒于言非阿所好已乎抑亦謂其本諸生所自好竊見什一二而爲之論次者乎

## 題先師楊水西墓丘

嗚呼此余師水西先生所葬衣冠處先生性忠義且力學善文章稱高才生余年十二抱經過帷中

其所朝夕督訓之者甚勤也然先生不及掇一第以沒沒且六十年而子若孫孱弱往往樵採者過焉余不勝嗚咽涕洟謹買片石誌之於其麓嗟乎余賴先生教以其所及耳提手授者而稍稍以其學光顯於　朝矣豈敢忘所自哉萬曆庚寅九月望日書

共所朝夕晉訓之者其勤也然先生不及[illegible]一[illegible]
以沒沒且六十年而乃若孫屑屑語往往攟摭者適
焉今不勝嗚咽涕淚謹貫片石誌之於其壟宜乎
命稹先生教以其所及耳提手授者而稍稍以其
學先顯於　朝矣豈敢忘所自哉萬曆庚寅九月
望日書

歸安茅坤順甫著

## 雜著

### 顧侍御課餘草題辭

予少習舉子業覽國朝諸名家大較有三言爲符始之認題欲其透以解次之鑄辭欲其博以雄又次之鼓調欲其宕以雅抑及以此顯遊學士大夫間及晚年來取六籍及四書之旨而折衷之則又以鍊心爲本鍊心云者所深求乎聖賢之學而得其名理之至者也易以道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

道政事春秋以道名分禮以道度數其旨不同而仲尼者所謂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矣其他曾子之言切以實子思之言精以深孟子之言昌以辯顏淵仲弓問仁子路問强子貢問政樊遲問稼原憲問恥學之者各狃夫質之所近以爲學而教之者亦各因其才之所及以爲教疏其明而通其蔽高下小大深淺之旨曲以中繁而賾殆不可勝數而吾黨固不當畫一以摭拾之者而世之高才生往往移其甲者系之乙系之丙又系之丁不相蒙近且雜採百家異同之言動而附之者紛紛矣

予故憫焉而間或撮其旨而與諸生輩讐次之半
信半不信而予甥顧孟先獨稍稍解頤焉孟先既
以文爲今相公荊石先生所錄魁多士名當世已
而宦遊他州郡及罷官歸時時聚昆弟子姪及他
諸生輩課之片楮所落人輒膾炙之計凡若干近
且裒而刻之名曰課餘草併附鄉會試卷予覽之
後先不同調然大較按諸名家所稱二符者爲案
而其匠心所至則間又於予所俢心而未之得者
或梯其戶升其堂矣世且謂君不乏舅家風君抑
以此自色喜然予締觀之語不云乎青且深於藍

翩翩五色矣閒請予言弁其首予於是書以歸之而世之士必有能知之而量予之非阿所好者

題李復陽壺中玄隱冊

欽州李復陽山人者按許京兆所云古之韓康者流以賣藥為業而隱於醫者也戶外數有折肱者過稍稍隨手愈於是湖中縉紳大夫羣然相與從而詩歌之然大較僉採郭璞輩遊仙諸什以相上下而未必山人之深也或以扣山人山人不答嗟嗟予獨疑老氏不云乎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又曰無者天地之始世之所習長生者往

往附離熊經鳥伸及鉛汞刀圭之術以相揣摩恐非軒轅氏所問道於廣成子者之本旨也抑不知世所共爲沉酣戰鬭者而能漠然屏去內之不以緇乎其心搖乎其精而顇乎其形茲或洪厓安期生以下所蜩蛻而逍遥於蓬萊方丈者之深而要之於世所從事不啻燕且粵之矣復陽山人聞予言驪然色喜而嘿然卒無以應予於是書而綴之山人之帶而併以弁諸冊之首

題黃說仲詩刻引

予台州黃說仲嘗以詩寄予山中又數年說仲傾

槖所貯諸草曰山居曰金臺曰淮南曰於越曰東歸曰檇李曰秣陵曰倦遊曰林棲曰吳中曰長水曰家園曰白下曰由拳曰溧上曰南還凡一千七百五十五篇屬予序嘗聞詩言志孔子之次十五國風以及雅頌之什豈皆淸廟明堂之聲哉第各言其心之所之而出於閭里田野婦人女子之口者僉列而聲歌筦絃之云耳漢魏以後學士大夫力爲追琢以戛金石鏗律呂隋唐來又由之以競仕進天寶大曆而下詩愈工而於古者之旨愈遠矣嗟乎譬則水泉也豈必渤海皆灎灩乎哉爾雅

所云或檻或洗金能觸而成聲澤日星紆紋縠而疏之爲江河爲沼沚者已說仲多超逸才而又好吟咏故縣田里起家與客遊所嚮往往共世之騷人墨子縉紳大夫相唱和不敢謂盡追古者國風雅頌然要之以蕭疎澹泊之思發之爲優柔醞釀之什翩翩乎山澤之音而能言其心之所之者已予故爲題數言而歸之

## 讀賀道星危言引

友人賀君道星者漢所稱高材生數擯之有司鬱鬱不得志於是發憤當世手次危言二十二條其

自許比長沙傅賈誼屬予覽而序之予不佞問按君所次大較奇崛卓犖曉暢今古非惟縉紳學士所不敢言抑亦所不能知者從而覆之於予心所湊泊者三之一其所疑而欲為面訂者三之一而中或感慨憤激於世之耳目所嚮不無支柱者亦三之一稍稍心悸不敢下筆間為書以復君且謂孔子作春秋至定哀之際不得不婉其辭蓋有深思也予固鳥之驚弓而不敢不以戢羽聞者嘉靖戊戌年予嘗抱策試南宮適經房李公學詩首錄予卷薦之顧文康暨張文定公張文定亦大喜而

顥文康讀所答策問曰正德以前賄賂之風止行於中官而近年以來則交乎縉紳矣怒曰狂生姑置之文定爭甚力僅置之第十三當是時予非文定幾擯不以與予釋褐後三仵執政仕路迍邅罷官歸且久而中所銜者未已也嗟乎予與君縮帶交者二十年其敢以少所困踣羊腸諸險者而復爲從諛其間也乎君亦嘿然又旬日邸報傳聖天子已允閣臣之請詔以　皇長子明年出閣閣禮官所上儀注大較不必遽備宮僚姑就儒臣講肄經史君曩所慮正統年間王振之擁乘輿

而蒙塵漠北正德年間劉瑾之擅宮掖而濁亂王室於今可拊掌而頌太階也於君所次危言略相似君於是亦色喜謂予曰漢主父偃且按賈誼所請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君其可為一言以弔長沙也已予於是無以辭且曰君所條二十二首異日當必有次第採擇而行之者敬以一言系之首以為左券

## 從祀議

嘗聞祀者事也人所共嚴而事之之謂祀故易曰萃有廟然則今學士大夫所議請從祀孔廟者紛

然甚且互爲異同大較其所首之以陳獻章王守仁者什之九次之以吳與弼羅倫胡居仁章懋莊昶陳眞晟賀欽羅欽順蔡淸王艮羅洪先諸輩什之二三甚者下及呂柟黃仲昭周瑛高明之徒言人人殊無他人之所見不同譬之睹日月象緯於中天者中多所同其或接之以陰崖障之以塹壑不無所異其勢然也語曰衆言淆亂折諸聖請先之以古者釋奠釋菜之所由來也而次之以孔子所云則世之紛紛者可指次如掌矣竊按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

師其學官四時之祭則以釋奠然釋奠有樂無尸
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畧者也我　國家惟兩京太
學及郡側爲釋奠而州縣以下特釋菜而已然聞
古者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虞夏則以夔與伯夷
春秋以降則以周公孔子及孔子沒而學者愈推
尊之故所在尊孔子爲先聖而擇孔氏門人之高
等曰顔回者爲先師此其隋唐以前之大畧也已
而稍稍又及十哲或別爲四配又按家語史記所
載仲尼弟子七十二人並得隷之學宮時或廷臣
建議及漢唐註疏諸儒伏生毛生大小戴高堂生

董仲舒輩中或繼之馬融王弼王通杜預韓愈歐陽脩舉廢不一已而濂洛關閩復大明孔氏之學於是周程張朱并當時門人所附離而起至我朝則又罷去其所故濫者若馬融許衡輩而肅廟時獨採禮官議增陸九淵而他疏薛瑄并王守仁陳獻章已而獨 詔薛瑄從祀焉此金廟祀之先後本末也頃者諸臣復請已蒙 皇上詔以王守仁陳獻章胡居仁從祀廟庭餘所品次寢而不及誠所謂 聖明獨見已令下 兩京太學及外郡州縣祠廡春秋矣而或者猶不無如聚訟然

攷古者釋奠以孔子爲先聖以顏子爲先師而推之則凡志孔顏之志而學孔顏之學稍與六籍之旨互相發明羽翼吾道海內學士所共嚴而事者僉得而俎豆之矣又何嘵嘵焉於異同之吻乎其所執稱者大略謂先輩所詆陳獻章王守仁以禪寂者已該諸臣一則謂獻章之學以自然爲宗一則謂守仁以致良知爲案其出處功業不同而學術所究則僉直見本體蓋與孔門之求仁及參之周程主靜定性之旨可謂千聖一轍無容議矣而胡居仁之超卓雖不能如獻章二人而其篤行存

心則大較與薛瑄金閒嘗考薛之讀書錄與胡之居業錄共本朱子居敬窮理之學爲實際而非世之徒爲口耳而已者或者猶以吳與弼而下或未之及故 廟堂甲令已有定議而外之尨企雷鳴者種種也然孔子不云乎曰吾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夫中行之士孔門惟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而下以德行聞稍稍或相似晚復得曾參不過數人而已他如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子夏或以言語或以政事或以文學要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於孔

氏之道似未能徧觀而盡識者他如曾點公西赤
漆雕開宓子賤原憲高柴之屬於時固亦傑然聲
稱者然要之非狂卽狷之近未必與聞乎性與天
道者也其他家語所疏七十餘人今皆羣然廟而
祀之得非太史公所謂附青雲而聲施者哉大畧
國朝以來獻章守仁蓋於聖門庶幾中行者巳要
之吳與弼崛起江西首倡心學而陳獻章首從海
南師事之巳而賀欽莊杲王艮輩僉稱曠達殆狂
者之近也薛胡之後又得羅倫陳眞晟羅欽順章
懋近復繼之蔡清羅洪先輩或抗疏直諫或砥行

閭里或經學沈潛或名理醇粹其材器小大不同
而要之僉狷者之近也且孔門之聚斂如冉求圃
稼如樊遲甚且慾如申棖懟季路如公伯寮其他
子弓以下不可勝數僉得按家語所載名氏而祀
之者何以其嘗及聖門登堂習禮或謂其身通六
藝似足以紹明而羽翼之故也然則諸子者僉
國家累聖緝熙天開文明之助於聖門千年而還
庶幾得其一體者舉而祀之又何不可乎第國莫
大於祀祀莫大於孔廟必日久而後公議定必世
遠而後人心明倘如嘉靖諸臣所請各行祠於其

鄉抑足以附麗宮牆而風動後學者已卽如宋室
南渡後周程門弟始及支流泒分以漸而顯譬則
靑萍之劒歲月愈久則砌鍔愈發不可磨滅
今上明盛所謂日月中天者已焉知五星二十八
宿與他象緯之屬不及以之後先焜燿而寖明寖
昌者乎謹識之以竢後之君子

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議

或問唐貞觀間詔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其三王
之盛已乎曰然宰相者權天下之政體者也諫官
者持天下之公議者也三皇而上宰相不專設大

略金以六卿兼公孤之職佐天子以論道經邦於
上而諫官亦無定員傳記所載矇誦瞽箴士傳民
語庶人補察姻戚規過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甚且
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雖百工技藝亦得執事以
諫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此
可見當時上下一心內外一體所以君無逸德朝
無失政而所致大猷之治以此也漢以後設左右
丞相後又獨設一丞相大較與今之宰相等武帝
則又別設大司馬大將軍及車騎將軍等職而丞
相雖稱非封侯不得拜然王臧衛綰翟青李蔡石

慶劉屈氂以下特伴食而已甚且數以罪誅而田千秋得以一言之間擢之而公孫賀則又聞天子召拜流涕辭謝不願當印綬光武中興一切功臣不以與是時諫官止有謁者及光祿勳與議郎等職亦未聞有額設也魏晉而下始設中書省及開府儀同三司平章事等職列爲宰相其職始專重而貞觀年間房玄齡杜如晦僉相王珪魏徵輩獲以諫官參大政當是時太宗旣以英風大略不世出之君而宰相與諫官又皆僉起草萊奮矢石以定天下語所謂上下一心内外一體故史稱貞觀

之治與商周等而自茲以後寖昌寖微其風不可復見矣惟宋仁廟時庶幾近之宰相若呂夷簡晏殊杜淹富弼韓琦范仲淹文彥博輩總機務於上而諫官若孔道輔王堯素蔡襄余靖歐陽脩唐介呂公著等以明諫諍於下及考歐陽脩所上章復諫官劄子則大較當時名爲納諫而景祐中仲淹以言宰相夷簡貶皇祐中唐介以言宰相彥博貶其後吳中復呂景初趙抃范師道韓絳輩僉紛紛坐奔等相攻訐出逐則其言雖或時納要之僉繇中書省以按行於外而臺諫諸臣數得以補闕拾

遺其間要之亦不及唐貞觀時故事一切政體互爲參酌調劑而行稍有異同輒及對仗彈劾而宰相待罪天子且爲霽威以從之故曰貞觀故事三王而上之盛而降及後世不易得者然愚則又有一說也唐貞觀時王珪魏徵雖位諫官而爵位朝參僉以開國名流三品以上與房杜鴈行相次若宋以來間按司馬光諫院題名記所稱官特七品然則參之貞觀不無少差矣況在當時所領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非若今之舉進士稍由讀書中秘或歷中書博士行人及推官知縣等職即可

鱗次而補也大略僉以明經學古敭歷中外負當世名公碩卿之望者始得與選故孔道輔而下章奏所傳僉可以兩漢書疏相表裏而與日月爭光者也竊觀隆慶以來言路頗開其間獻納忠直蹇諤者固多而妄爲摭拾浮沈者亦或有之甲可乙否旦黑暮白甚且內託中官互相排陷稍出公議指爲朋黨而二三年間情尤孔棘矣嗟乎得非古之所謂讒說殄行傾覆邦家如漢所稱江充郅都息夫躬公孫祿之屬者乎有一人爲獲同寀相入閣議事焉知其不爲諭訑不爲貝錦上以熒惑

天子睥睨宮掖而下以混淆善類濁亂王室者乎繇此言之則是引諫官以共宰相持衡者固爲盛世之典而惟選天下明經學古救時行道者之賢必其譽蓋四海望擅一時而又深沈疆毅難進易退者不然倣宋所別爲制科及如司馬光所稱十科取士之法或及稍備三科五科以上者始得首署諫院及殿中侍御史之職或五七人或八九人始得入閣議事他所散列給事中與試御史照常點差隨事建言大略臺諫入閣議事者旣係資深望重或得倣宋故事即許次補兩制茲固所以開

天下之言路以持天下之公議亦所以愼天下之妙選而不至淆天下之國是也不特是也宋之左右正言及兼知制誥等官非天下第一流不以與而集賢校理說書館閣諸臣或稍稍內外相叅大略僉繇公卿舉以自代而異時稍有不稱者併罪舉主玆又漢唐以來時時行之而頗有明效者也試以質之博物洽聞之士而剸决焉

字袁令五字說

袁侯之令我烏程也邑之人所共歌舞之者若父母矣已而侯出其所命五公子者之名曰溫良恭

儉讓屬于字之子按之五者仲尼之德所根於心
而生於色當其以羇旅歷聘七十二國之間而國
之君與執政所共覽睹之無不心醉而神解而子
貢者仲尼之門以高第稱故能枚舉而指言之者
若此然按朱元晦傳註兼二字之名義而釋之子
獨不然竊按許氏說文而字溫曰伯厚次良則字
之曰仲易次恭則字之曰叔莊次儉則字之曰季
節次讓則字之曰幼遜仲尼之道譬之太和之元
氣其所蘊於中而見之爲可象者强之爲五易所
云於稽其類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矣而抑又何

必兼二字之名義而釋之乎予復系之以言而告五公子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我侯之名五公子也不以世所浮慕而獨舉仲尼之德以名之且欲諸公子顧名思義而學其道焉孟軻氏不云乎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而冉閔以下則又具體而微五公子者得無均之猶太和之元氣而肅如詩所歌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者乎茲則侯之所命名之義而併示之以家法者固在也其於春秋傳申繻所次問名者之義又遠矣

吳養貞生像贊

伊何人斯兮白皙而髯褐爾衣兮韈爾冠貧且骨立兮行獨完毋謂文不療飢兮猶足以潤身而爲觀毋謂奕不登品兮亦足以解帶而爲歡嗟乎吾將共爾吸日月服煙霞晞髮厓景乎山澤之間以嘯傲其天年

髯翁自贊

學無獲業無立以詩書文章自娛非其志之所適然而手玉麈處泉石松蘿縈其前鶴鹿載其側翁聊以此吸雲霞偃而釋誰其似之漢陰叟浮丘伯

## 題松竹梅圖贊

望之而虬龍其蔚兮或呼之爲大夫之封挹之而環珮其鏘兮或仰之爲君子之容擷之而又氷雪其姿兮又將卜之爲幽人處士之宮當其微風所泛之響合絲桐妍姿玉肌香氛滿叢明月如拭恍然林中交枝俯檻疎影橫空斯時也闃無人聲瑩若水碧巖霜不以間霏雲不以蝕同盟者惟麋跡與鳥音縮帶者秪女蘿與薜荔游冶少年之所不能窺繁華公子之所不能即抑惟物外司馬洞天羽客囧將憑之角巾竹杖黃冠鐵簽劃然長嘯水落

石出不然圖書琴樽俯仰自適短歌微吟濡毫灑墨吾將卜鄰乎三君之間而與之左右徜徉共爲四一也歟

## 周叟像贊

鳩之杖而鶴之氅兮望之若仙貌之澹而情之遠兮挹之若川謂其內不違親兮朝咏乎蓼莪之篇謂其外不絕俗兮夕誦乎社下之言兮嘗過其廬兮松蘿爲壁薜荔爲垣左列鼎篆右俯琴絃翩翩乎山澤之間嗟乎而豈世之風塵埃壒者之所肘且肩乎將挾之以扣鴻濛問雲將而忘乎耄耋之

年

半鏡贊有序

鹽官有査婦者年十九而其夫君懋功亡父欲奪之他嫁婦手帷中鏡而中剖之半以殉夫君葬半以取而佩之終其身予聞其事而系之以言曰

嗟彼鏡兮團如月半而剖之光無缺一以寘于夫之懷一以留爲婦之玦生同衾兮死同穴千秋之下化作雙龍劒兮雌雄相隨共超忽嗚呼茲所謂婺宿之精兮予書之名不滅

文武爲憲冊贊二首爲督府常公題有序

嘗聞天垂象有文曲有武曲傳曰文事尚左武事尚右此言體象之異而兩兼所難也自古記之矣我督府常公繇給事中出典浙鄉試事其所羣浙之茂材而校之者三千人既獲其最而歌鹿鳴以獻之　天子已而又繇御史中丞出督我浙其所席吳越佽飛跳盪之士於以奮熊羆力戰鬬而捍封疆者特衆居頃之西夏之卒且內叛也　中朝所徵六郡材官以當之抑孔棘矣公又別爲選鋒命將統三千人裹糧萬

里以赴之卒縛首亂而西夏以平當是時
天子且倚浙之技擊不異古秦楚也而海上烽
燧入犯朝鮮其所馳羽檄而列之爲冠軍侯者
至于再至于三猗歟盛矣近且以他言者召還
舊京而帷中所袖飛沙走石輕裘緩帶之士所
故嘗肆之左肆之右而心膂爪牙之者相與欷
歔太息於其去各爲供帳祖道上而攀轅以送
之者塡路也予甥侍御顧君孟先令善繪者圖
寫之以副屬車予於是撰次其事而兩系之辭
以贊于左

言偃以來詩書孔嘉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公秉鉛
槧較文吳越三千子衿拔其秀傑貢之　天朝聿
爲顯遊鏗震巖廊赤刀天球在唐敬輿在宋末叔
桃李宮牆瑚璉馥郁縉紳所傾風猷桓桓薄海內
外令聞不刊
公之提兵猛士如雲鷹揚虎瞰呼爲冠軍頃聞西
夏叛卒跋扈羽檄紛馳遠近駭怖維公忠憤選鋒
三千命將統之萬里赴邊始焉諸道久頓堅城況
復外購抄以胡兵節鉞所嚮傳其渠魁露布以聞
獻俘　京師　天子璽書寵之賜金已而征倭

三・四十六

劒戟如林吳越飲飛威名赫奕華夷共聞聲傳萬國

水西楊先生像贊

先生之心氷壺秋月先生之文流雲飛雪三試省闈兮鳳翅垂而馬蹄蹶不得通桂籍而趨金闕予自十二受經於帷中兮幸獲厠弟子之列每痛先生之不壽兮數欷歔其嗚咽

河南上官日夢記 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所夢又三十餘年而乙酉秋八月十八日追記而書之

予故忤執政由吏部司勳而左判洛州又謫南京

禮部出爲廣西按察司僉事總督應公檟屬故知
且覘予不欲赴官也牒督促之甚亟勉爲赴官壬
子春二月道經衡州予以家屬寄郡太守蔡子木
而單騎抵任移書乞休督府復持不可行且欲勒
府江夷而以府江道楊公不諳兵故牒楊公酋萬
壽歲以行而檄予署其部當是時諸猺獞據鬼子
等砦劫略吏民甚且縛陽朔令而殺之督府方議
大征予按往牒及地方長老大略治南夷之法莫
善於鵰勦而莫不善於大征予卒以鵰勦渫收夫
征功盖督府不餉斗粟不遺鏃矢而殄斬千人逐

三·四十九

民田盧十餘萬詳具府江紀事及蒼梧誌中督府疏其事於朝應公櫝晉尚書予亦徙爲大名道兵備副使當是時執政且以嚮所出爲僉事者窘之也今反以知兵名譬則垂翅之鳥而復颺矣當奈何於是時諭兵部疏請割順德府隸大名道而劈倒馬關一帶關隘專責之約曰大名道歲提兵五千赴倒馬關防秋以遏虜入嗟乎大名道去塞二千里故無提兵防秋事例提兵防秋自予始且順德古邢州故隸井陘道而一旦劊割以屬大名者蓋以庚戌虜犯京師 天子戒嚴倒馬關一帶

關隘頻年虜所從薊州間道深入處脫有警予且攖罪矣而郎署閒抑或稍稍以執政所合謀者聞予予聞開封府城隍之神爲最靈上官之夕癸丑年十二月十六日也首禱夢夢一道士戴九陽巾而肘挂劒一藥瓢手欆拂予前揖姓道士曰姓呂予愕曰君非洞賓先生乎道士曰唯予俯首揖之而曰聞仙遊舊矣先生其肯度予授長生不死之訣否乎道士顧曰君方持節仕宦第恐孽緣不斷耳予奮袂曰先生脫不斬予固當棄妻子如脫屣耳道士笑曰予前行君第隨之俄而道士携予入

萬山中山所夾路而虬松者不可勝數風聲颯颯然循耳而至下顧左右山之麓則海潮猝沸波濤萬千若憑魚龍之宮然時道士前如飛予從後躡之月明中天風且獵髯撲左右肩予亦首戴黃冠服道士衣手掉竹如意而歌曰賦歸去兮山深谷峭採名花兮長生不老臥白雲兮天長地久道士復顧曰吾爲汝改一字當以臥字爲共字予亦抵掌大笑道士忽不見醒而策曰城隍且謂予免官當以黃冠入山矣而按察使趙君正學蜀人予同年深知也屬公燕予告所云趙且謂夢中語何足

深訝予亦竊計脫有虜入則罪且不測於是閱所部署故隸尺籍之馬步卒五千人汰其老且羸弱者別募少年而善騎射博戰疾鬭者三千人於是嚴什伍厚衣糧精器械貯火藥繕介胄以從事而山東及河朔諸州仗劒挽彊椎剽之士稍稍來又別倣漢衛青武剛車及晉馬隆偏箱之製而稍增損之為戰車三百輛大較畚鍤挈鐝相隨令虜未至則遠斥堠輸軍實以自便稍及則環車為營而各劃壕嚴陣以待當是時大名道之兵為最雄予間察諸部曲中投石超距日夜覘虜之至而欲倖

有功諸持節使君相繼飛章疏　天子願屬予
出塡塞上矣明年執政陰諷廣西巡按陳君善治
劾予不當私斬馘者之賞竟從中下其疏免官歸
今且三十二年矣予不能遠服習長生不死訣或
謂予猶可偷活十年二十年無恙也豈曩時夢道
士固驗邪而予所歌採名花臥白雲其及然乎否
邪予於是按年而追書之以系之家乘云

書高祖得閒先生像及詩文卷

右予高祖得閒先生像併得閒圖及說序五七言
詩什一卷蓋宣德正統年間墨蹟也予兒時侍大

父愛梅公習聞先生好種名花構園林穿池而魚
及貯古法書名畫與古鐏罍諸器以自娛家雖不
甚饒間獨好賓客客之善爲詩歌文章之什者數
過先生先生未甞不共之連袂膝席投壺雅歌以
歡也故自號得閒今覽先生像角巾拄杖風神若
氷玉蓋蕭然物外者也已而又按武康沈公仕繪
所爲得閒齋圖里人丘公大祐所爲説浮梁戴公
瑞所爲序與夫羅公鉉胡公克臧陸公儔朱公弼
劉公蘭楊公銘及湖中吳公榮輩所詠歌大較先
生澹宕不羣於戴公所按湖中故事若陸鴻漸天

隨子玄眞子與沈士麟之屬略相似今且百二十餘年而當時風流文藻金已湮没也久矣而里中父老無復能知而言之者予姪太學一相從族子廢簏中得之别有友人青門沈仕圖則予姪於嘉靖年間而續附之者嗟乎柳柳州宗元嘗記先世以來執友名氏不敢忘况予祖得閒先生所嘗共諸騷人墨卿而宴歌嘯咏其間者乎予於是沐浴焚香再拜而書之以遺姪併令謹藏之以副家乘云

## 文訣五條訓縉兒輩

一曰認題題須從一章本旨處識得眞種子因而一句一字以求其雋永之深我嘗謂孔子所見與羣弟子顏曾而下迥有不同即如子貢季路子張子游子夏輩種種見解種種話頭至於孟子又自一番光景矣今之舉業家絕不知考究甚且竊莊老左傳戰國策之言以攙入之誠所謂俳優伶而誦佛經道籙也有識者覽之拊掌一笑耳題旨既得然後布勢調格鍊辭凝神以下一一俱解世之善爲文者猶時時有之至於認題則罕矣

二曰布勢勢者一篇之起伏呼應虛實開闔大段

處勢欲其輕以揚無令重滯欲其疎以密無令窘澁欲其雄以偉無令單弱欲其婉以遒無令麤厲令人讀之如雲之出岫泉之下峽而飄飄乎羣仙之凌波以過斯則文之善也

三曰調格格者譬則風骨也吾爲舉業往往以古調行今文汝輩不能知恐亦不能遽學箇中風味須於六經及先秦兩漢書疏與韓蘇諸大家之文涵濡磅礴於胷中將吾所爲文打得一片湊泊處則格自高古典雅即如不能高古至於典雅二字決不可少如不能透入此關却須手主守溪唐荊

川倫白山張龍湖汪青湖輩諸大家文二一咀嚼之久久當有得切不可如近日少年所爲軋札荆棘詼諧浮薄與一切繁蕪掇拾之言而自以爲文也縱及中第不免鄙俚尖酸戒之戒之

四曰鍊辭辭則譬之美女之膏髮畫眉朱唇皓齒飾之以翡翠明珠衣之以氷紈文綺楳生甚往往不裁不剪塡塞滿紙雖多何爲

五曰凝神神者文章中淵然之光窅然之思耑倡三歎餘音嫋娜即之不可得而味之又無竆讀閱入此一步則莊子之秋水馬蹄離騷之卜居漁父

諸什下如蘇子瞻前後赤壁賦金吾神助也吾嘗夜半披衣而坐長嘯而歌久之露零霑衣不覺銀河半落明星在掌已而下筆風神倍發也此皆吾所得者即如兒輩未能也須於草稿完後便當再三瞎誦將篇中得失處徹首徹尾審訂一番當删者删之當改者改之當擴充者擴充而馳騁之務令文之神王而煙波無盡不可草率了事以上書壁每夜當誦三五過無忽也

讀秀水李侯德政錄題辭

予年逾八十閉關獨臥嘯咏自適與世隔者累十

餘年於茲然家苕水上若去秀州特百里濟南李
侯繇萬曆己丑進士剖符令秀水下車以來客數
口晝侯之德政神明特茂邑庭之訟者賦者府吏
胥徒而從事者農之田于野商旅之藏於其市出
於其塗者他州里之越疆而質成者大較剛而不
吐柔而不茹非惟世俗吏所不能爲抑亦沾沾自
好而逞材智競掊擊以媚上官者亦耻且鄙之而
不以爲以故縣之諸生及縉紳大夫之矢歌賦文
而交口以頌之者朝且夕焉屬於耳亘不絕也頃
以三載考最獻　天子而縣父老共上章倣漢

借寇故事攀轅遮留之又復採縣之風謠及詩歌文章之什裒而梓之爲德政錄而門生陶國楨抱之過齋中嗟咨縈欷于三覆之歎異其治之卓而得民之艱且深至此也追憶少嘗令青陽令丹徒抑或竊民譽碑且祠之春秋矣顧於侯不無愧色嗟乎孔子之稱鬪穀於菟也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侯且驛召入爲侍從以去他代者來倘及採茲編覆故牒所行事侯之德政固當與日月俱遠也已

楊同野像賛有序

予少受尚書於水西楊先生而先生之仲姪輅字汝乘予復以所受尚書而轉授之貢爲博士季姪軾字汝瞻別號同野時則童年而予第進士宦四方杳不及共君遊也君且沒而予炌出爲博士後以醫名里巷間予數賢其廉且固絕不以世之綺繪爲心者閒嘗賦詩稱之一日抱吳仲文所爲同野君傳過草堂併請題其像按傳君少讀萬石君傳及聞楊伯起暮夜郤金處心輒嚮往當父之蒼皇避倭寇畚遺以金三甕也能出而分之兩兄庶幾哉漢兩賢之節槩也

已予獨愧於君里閈間猶不能習知君又竊太息假令　國家採漢舉孝悌及獨行故事君或當翱翔當世豈特没齒田野無聞而已哉贊曰

君之行擇地而蹈兮斤斤乎幅尺與繩墨君之心抱道若冲兮肫肫乎確守與恬寂君之文句字切劘兮而又鏗鏗然音節應金石惜也不及顯之巖廊而顧以遺之山澤予題其像兮俾後昆共守其家法與轍跡噫允矣其無斁

香奩詩草題辭

嘗讀詩之關雎以下竊感古之后妃而能於琚瑀

環珮之間發之以琴瑟鐘鼓之音化行江漢傳之至今秦以後若漢之班姬曹大家唐之徐惠妃千百年間寥寥然不數人耳甚矣婦人女子之能言而載之彤管者固少也近得嘉禾周逸之囊其妻桑氏月姝所手著香奩詩草于三復之其課織篇曰淫雨春風併作狂殘紅飛絮影紛忙瑣牕課女勤機杼玉指拋梭日正長暮春詩云日上綠槐垂屋蔭夢回欹枕睡初醒金鈎半控簷前色無數殘紅積蘚庭春宮詩曰啼鳥數聲醒倦夢杜鵑花映碧牕紅春霽詩云破却閒愁調幼女織成錦縷入

新詩睡燕云忽成莊子夢不向漢宮飛翠雲卓篇
曰渾疑鸂鶒遺雙翅恍似蒼苔石上斑寄語西家
憐美色莫移屐齒步庭間其櫛句比字而鏗音聲
大較上薄唐人下雜宋元而簪珥間所絕少者周
君且欲刻之乞予言弁之首嗟乎其殆古所稱國
風好色而不淫者與予於是次第其言以歸之

僮約

滇中趙中徵老翁之肘青囊而從予遊累十餘年
于茲已而其子重華年二十三抱府牒出訪父貧
無以爲舟車費躡草屩由荆襄豫章迤邐金陵入

三茅峰而末之逢也適異人口告之以而父今棲常州南禪寺忽不見重華異之轉而過南禪寺以蹤父父出遊時其亍〻尚孩提兩相嚮不之識其子若心動者牽父裾而號尋復出府牒併告之以家所遺姊已他嫁及母氏亦歿本末翁始潸然出涕兩相抱而哭當是時客南禪寺者無不驚且憐相嚮灑泣而助哭詳予所撰趙氏客遊述中未幾重華客死錢塘翁復以旅櫬寄錢塘薦寺中予為〻促其南歸而翁復欲携子喪不能也留滇中故知者某任長蘆鹽運使於是復北走長蘆使且以母

憂先行矣不得已轉曲阜謁闕里適孔聖公以其解青囊也令望先師墓宮翁按青囊家言撤去元來所羅建石坊牌五座併芟薙左右之翳而不中法者孔聖公大悅賜之衣一襲餽之以金以歸歸而至維揚從舟次忽墮水而折其足脛項復買舟以丙申春三月九日過予堂予適掃墓還而翁且蹲而俟河之滸予大驚攝衣令僮奴負之以臥予賓榻間予視其左右膝已枯雖溺且糞不能也而僮奴輩又厭苦之予於是別召文昌祠守僧某令開菩提心從其橐裝客之予約月給食米三斗錢

三百以助薪水費而予所日宴賓客蔬果魚肉令僮奴輩日貽之再且三也枕簟衾帳時其寒暑無乏嗟乎趙翁從此待盡當不復能南歸也已予特爲約示僮奴曰趙翁之歿倘及予未塡溝壑孔子不云乎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予當携翁殯併啓其子之旅櫬合葬於璉市之西界即故所殯徽之吴吴江之宋兩公處假令予先翁而沒僮奴輩其請兒輩收葬之如予指萬無令翁之父子遺骼暴骨云

周逸之和陶詩題辭

間讀陶淵明所著歸去辭併五柳先生傳千年來共爲古之棲逸者流而以詩酒自放者也已而予三復之及讀詠三良詠荊軻與感士不遇賦其中多嗚咽感慨之旨予獨疑其晉室之傾竊欲按張子房故事以五世相韓故而行讐博浪沙中者然子房創謀雖無成猶籍眞人起豐沛附風雲稍及依漢以亡秦也嗟乎淵明獨不偶故其言曰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又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云沒千載有餘情又曰伊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無及然

則淵明豈聆聆然歌詠泉石沉冥麴蘖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鬭之縶而蹐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丘壑焉耳昔人嘗稱東方朔避世金馬門子柳謂陶淵明茹芝黃石叟可也梁昭明太子序其集亦云其意不在酒寄酒爲迹者也蓋知而未盡而蘇文忠公貶南海時間亦嘗和之公故以諫諍抗朝廷豈其放逐以後飲鬱無聊之旨固在茲歟予友人周逸之困野間以歌詠自適者數手陶氏集抱膝而誦復紊欷不自已已而一一和之且按章擷句

拨句擷字按字循聲毋迺近於俗所謂無病而呻吟者乎然其旨趣寥曠興寄恬遠其殆近古之山澤而欲遺名身後者已乎故多賞心而題以歸之

何氏園林記題辭

世宗御極時吏部尚書唐文襄公龍文選高公簡竝好士而何公遷暨不佞坤竝獲推擇爲吏部郎當是時予兩人方礪名業相推挽未幾執政怒吏部數忤諷言官搆文襄公暨文選郎削籍去而予兩人亦竝外補明年執政亦坐事棄西市而予兩人獲還南省何補考功郎予補精膳郎抑稍稍共

以詩書道誼相追琢何且遣其子長公某某暨壻高生某並從予受六籍百家言時則次公仁仲猶孩提間然予覘頭角竊嘆其爲何氏千里駒也已而公猶稍稍通顯累官至南京少司寇而予獨忤他執政用大名道兵備副使奪官以歸從此後兩人宦轍不相及聲問不相通久之公與長公相繼沒而仁仲間於公所讀書處故嘗三降之以甘露也而搆之爲園輒按公所自好而種名花藝嘉樹復穿池甃石欄檻之以臺榭洞房又於城東南復引流水數里倣仙家島嶼故事別葺爲園題之曰栞

芳洲日携縉紳學士騷人墨子客遊其間而客亦
徜徉爲歡共賦詩歌若干什甚且不及遊者輒嚮
風唱和頃貽所裒而刻之者上下編累二三百篇
而予三覆之翩翩乎海内之鳴球大貝什且八九
矣嗟乎先公以動名道術奮當世而仁仲復繼之
以風流文物殆鏗金石燦瑽琰也近携書屬予題
其後閲按海内之佳山水與園林盖以其人竹帛
鼎彝所載相上下峴山則羊公怙匡廬則陶公潜
及僧慧遠竹林則劉伶阮籍輩七賢會稽蘭亭則
王逸少茅山則陶隱君貞白輞川則王右丞維滁

陽則歐陽學士修西湖放鶴亭則林和靖逋要之或以勲業或以德望或以放達或以蕭逸世之搜覽好奇之士從而歌之甚且勒石誌而銘之故及以之閒當時而傳後世然則我仁仲之所以繼先公而與三湘七澤相照耀日月俱達者其在此乎在彼乎抑亦僅以泉石花木與世之所共嘯咏而淋漓其間者乎予嘉仁仲大雅之標凌風之槪而於先公疇昔升沉存亡之際重有感也故次其語而歸之

釋噱

髯翁年踰八十獨秘泉石世或喙其不善宦兮數被執政者之摧擊然日月已逝兮事嘗紀之三黜譬雲影之隨飈而駛兮又奚足爲欣戚嗟予解紱還山兮今巳四十餘禩無閒世幻與風波兮聊閉關而守寂或爲陶弘景或爲何子晳或爲管幼安或爲張仲蔚或爲劉虯或爲宗測或爲郭瑀或爲索襲士人過之非二仲之棲廉而逃名即孫登之彈琴而誦易巾車其堂者王逸少與支遁躡履其庭者賀知章與李白天地爲帷幕煙霞爲枕席對明月而嚮洞簫韻清風而吹鐵篴知之者數呼

爲物外司馬不知者僅稱之爲騷壇詞客醉則以酒而漉巾醒則染翰以戲墨況仲子棄官而歸來數扶杖而侍側築名園而縮以仙人舞袖峰穿曲池而檻以處士少微室嘉樹成行芳草紛積朝烹鹿乳脯夕獻子鵝汁豆陳海陸錯籠將棗栗實間鳴鐘鼓併奏琴瑟延賓朋其徜徉共歌舞以蕭逸當斯時也龜組非我榮魚袋非我適御北沼之鳧鴈採南山之芝术半褰宕叟帶半習長生術鬐丙夜以達旦今那閒東方之日出

題南園翁詩卷跋

萬曆丙申冬九月二十八日姪皐抱其外祖父施
南圃翁所遺詩卷過予堂三復之竊感翁嘗從父
南村暨西亭兩公典方州持繡斧並顯遊中外翁
以名族之子起家累千金其門下非無探丸擊劒
與毬場之客也一切紈綺文繡世所矜金谷高陽
池之勝固在掌握間也翁蔑視不以顧獨倣古之
卞田君東陵邵平輩從丘隴間揮鋤分畦種蔬蒔
藥以自好又從而請兩從父暨湖之善詩者歌凡
詠之甚矣其澹且遠也及按卷末予抑亦嘗爲五
言近體一章挂名其間按其年則嘉靖丙申予

第鄉試後之三年也迄今丙申甲子巳一周矣嗟乎人生如寄語所謂風燈石火不能不於此而繫欷太息也巳于姑再爲跋之後而以遺之其子若孫云

白鐵先生詩跋

白鐵先生者于湖之澹宕名流也其以貲爲郎而出判橫州非其好也未幾輒棄官橐一襆以還其家居也惟共祝京兆枝山文太史衡山及五嶽山人黃公省曾輩爲翰墨遊于年少先生覽于文數嘖嘖不置賜之忘年交于間過之先生數出先秦

西漢以來金石刻及法書名畫共爲品畫其最者
鐘鼎篆及嵇叔夜手勒山巨源絕交書間以覆之
梁昭明所載特寫數字又如朱紫陽所纂小學原
稿予覽之竊謂古所寶天球河圖不過也先生無
子抱仲弟濟寧州公之子以爲子屬予請好於伯
兄南寧公南寧公許之今且六十年于茲而予仝
衰颯待盡當其嘯咏泉石思欲再睹先生之風流
文物而起之九原或當與故學士趙子昂唱和雪
浪齋之深而不可得也先生姓王氏名　字
世稱白鐵先生丁酉十一月朔八十六翁莘坤

謹識

長孫元禎年四十遇始生日作誡詞以貽之

人有恒言翁恤孫況我年已八十六汝少而孤我尤憐今且四十拜光祿我今過之非爲慶我今有言非爲祝但願力穡併修行式如金兮式如玉堂上孝母須竭力膝下教子須勤讀凡遇鄉黨須從厚凡遇姻族須修睦寒者過之須解衣餒者過之須分粟散義田兮開義塾力砥善行始綿福兆河兆海質頗頴願爲嚴督毋禽犢河東三鳳未貫望燕山五桂未敢卜但願兒孫事詩書慰我衰遲

自足

贈王錦衣時可世丈

羽林年少獨推君玉勒瑚弓氣不群馬上檄[illegible]耀日戈前賦草欲凌雲嫖姚不數將家子韜略偏推楚冠軍野老倘留旦八馬齒還看白戟立奇勳

亡女像贊

望其眉宇則珪璋之潔而皓若雪問其肝腸則松栢之堅而操若鐵人皆謂汝以身殉夫今貞且烈我獨謂汝志耄耋之父襁褓之孤不以聞且携也而於孝慈乎或缺嗚呼卞之峰兮摧且裂䓁之川

兮悲且咽汝之從一以終兮日星珮玦其昭揭于秋血下兮名無滅噫魂之逝兮淚之血